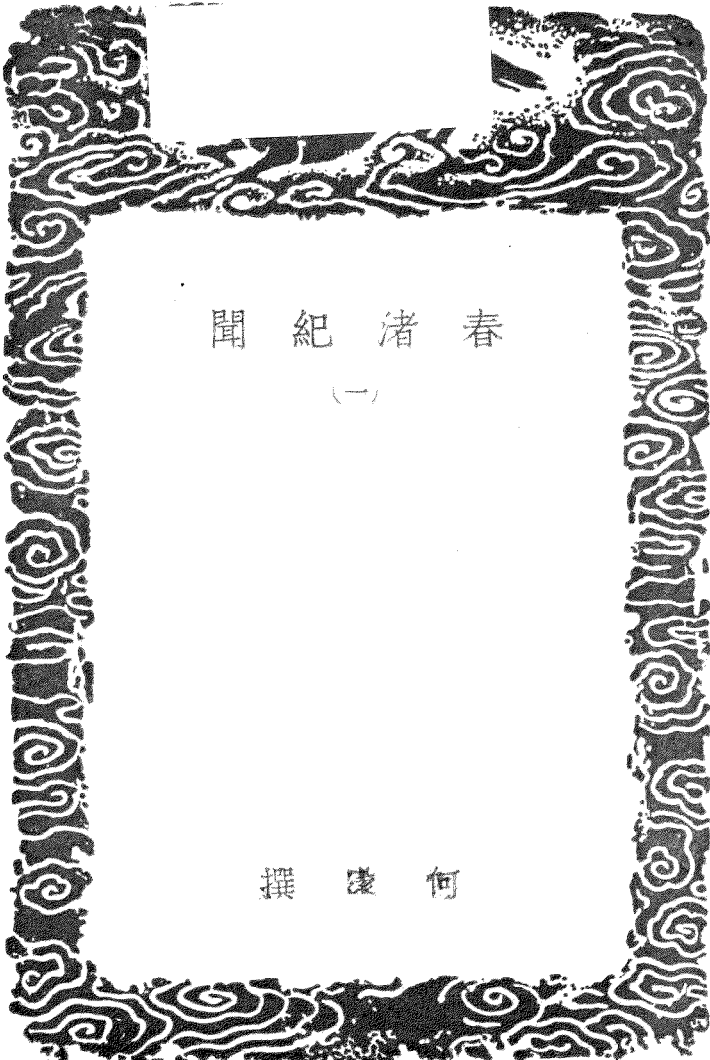


春渚紀聞

一





春 渚 紀 聞

(一)

何 濠 撰

四庫全書提要

春渚紀聞十卷。宋何遠撰。遠，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祕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遠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爲不檢。又蔡條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爲王愍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尙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遠之舊也。

春渚紀聞目錄

第一卷

雜記

木果異事

祐陵符兆

定陵兆應

夢宰相過嶺四人

兩劉娘子報應

亂道侍郎

烏程三魁

丑年世科第

張無盡前身

坡谷前身

李偕省試夢應

馬魁二夢證應

貢父馬謔

種柑二事

元參政香飯

楊文公鶴誕

了齋排蔡氏

姚麟奏對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生魂神

第二卷

雜記

天繪亭記

二富室疎財

沈晦夢騎鵬搏風

風和尙答陳了齋

霍端友明年狀元

黃湏槃識語

銀盤貯首夢

金甲撞鐘夢

龍蛻放光

正透翔龍犀

祝不疑弈勝劉仲甫

謝石拆字

中霽神

赤天魔王

后土詞瀆慢

吳觀成二夢首尾

畢斬趙諗

預傳汪洋大魁

夢中前定

金剛經二驗

龍神需舍利經文

瓦缶冰花

劉仲甫國手碁

張鬼靈相墓術

雍邱驅蝗詩

雜記

乖崖劍術

王樂仙得道

翊聖敬劉海蟾

仙丹功効

孫道人尸解

仙桃變人首

張道人異事

牛王宮餽飯

魚菜齋僧

蟾蜍黑鯉見夢

第四卷

雜記

宗威愍政事

銅章異事

楊醇叟道術

啗蛇出虱身輕

噓氣燒腸

居四郎丹

茶革遇三皇闕宮

聖和尙前知

雀啖蛇蟹之異

殯柩者役於伽藍

挽經牛

懸豕首作人語

膠鬲取虎

死馬醫

鹽龍

宿生盲報

馬武復得妻

僧淨元救海毀

受杖准地獄

古道者披臂然臂

花木神井泉監

磨刀勸婦

紫姑大書字

夢繪

謔魚

龔正言持鉢隨堂

繪象答語

花月之神

施姝婆

孫家呂媪

第五卷

雜記

章有篆字

唐子西論文

玉川昌黎月蝕詩

明皇無心治天下

古書託名

畫字行碁

緝酒借書

定武蘭亭斂刻

鄒張鄧謝後身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天尊賜銀

張山人謔

木中有字

野駝飲水形

第六卷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坡仙之終

紫府押衙

墨木竹石

著述詳考故實

論古文俚語二絕

營妓比海棠絕句

賦詩聯咏四姬

陳徐共爲冥吏

撞鐘畫像作追薦

酒謔

隴州鸚歌

后山往杏園

鄒陽十三世

裕陵陔賢士

裕陵惜人才

書明光詞

題領巾裙帶二絕

太白胷次

樂語畫隸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軼誌

牛酒帖

饋樂染翰

寫畫白團扇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觀書用意

筆下變化

馬蹶答問

蘇劉互謔

回江之利

翰墨之富

龍團稱屈賦

屢換眞書

第七卷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冬瓜堰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司馬才仲遇蘇小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趙德麟跋太白帖

暨氏女野花詩

王子直誤疵坡詩

柳菴字異

穿雲裂石聲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徐氏父子俊偉

關氏伯仲詩深妙

夢讀異詩

顏幾聖索酒友詩

何張遺句南金錄

漁父詩答范希文

蘇黃秦書各有僻

陸規七歲題詩

兔有雄雌

花色與香異

第八卷

雜書琴事墨說附

辨廣陵散

古琴品飾

叔夜有道之士

蔡嵇琴賦

鷄人唱曉夢聯詩

熙陵獎拔郭贊

米元章遭遇

李媛步伍亭詩

王林梅詩相類

罵胥詩對

辨月中影

詩句七十二取義

後山評詩人

六琴說

古聲遺製

明皇好惡

擊琴

有道之器

琴趣

雷琴四田八日

陳瞻傳異人膠法

漆煙對膠

二李膠法

買煙印號

紫霄峯墨

蘇浩然斷金碎玉

精煙義墨

十三家墨

雜取樺煙

墨磨人

廷珪四和墨

聞絃賞音

焦尾

煙香自有龍麝氣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洙泗之珍

都下墨工

軟劑出光墨

南海松煤

寄寂堂墨如犀壁

唐高宗鎮庫墨

墨工製名多蹈襲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桐華煙如點漆

唐水部李慥製墨

記硯

端溪龍香硯

龍尾溪月硯

端溪紫蟾蜍硯

金龍硯

澄泥硯

南皮二臺遺瓦硯

風字首硯

古斗樣鐵護硯

趙水曹書畫八硯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李端叔銘僧硯

銅蟾自滴

歙山斗星硯

玉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呂老煨硯

銅雀臺瓦

端石蓮葉硯

烏銅提硯

吳興許探五硯

趙安定提硯製

鄭魁銘硯詩

躍魚見木石中

雷斧硯銘

第十卷

記丹藥

序丹竈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丹陽化銅

點銅成庚

糝製

藥瓦成金

鳳翔僧煨硃鎔金

瓢內出汞成寶

煨消愈疾制汞

草制汞鐵皆成庚

市藥卽乾汞

變鐵器爲金

春渚紀聞卷一

宋 韓青老農何遠撰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旣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卽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陸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祐陵符兆

晉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秦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晉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爲四也。其姪子口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卽飯素誦經。

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太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旣上太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嘗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卽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爲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爲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爲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響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鑿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憤憤。旣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旣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旣畢。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尙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其資裝遣之。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賜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諶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蹠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旣食之。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雜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罽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爲掠剝。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緝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翹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

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祠宇。日饜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折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蕪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遲。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歡呼。集香花。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絨。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卽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勅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已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

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卽至其家。回語患者，狀師正之室。余氏歸，警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一作僧達法華者。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春渚紀聞卷二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疎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卽科郡縣數率等第出錢。增免大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

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旣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辯。辯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旣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亙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

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卽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旣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疎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

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尚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卽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斬趙諗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窗外有人云：『霍端友于明年作狀元，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爲大魁，則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卽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卽以洋爲魁。

黃湮槃讖語

黃公度。興化人。旣爲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旣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湮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賊爲變。城門焚毀。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州。夜夢肩輿詣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轡。而督視工役。丹飾門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爲誰。執轡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旣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卽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卽夢覺。繼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卽除盧領大漕事。忝遽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轡者。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爲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土兵。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爲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爲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卽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卽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

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吏。慘酷害之。有任都稅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卽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旣而丙午年。金寇犯闕。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縱舉爲棺殮。葬于東城墓園。至卽垣中已無墓穴。後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記其墓所。冀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唁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與葬所。略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堯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爲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使。而篙櫓不進。卽與季父焚香。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筮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願視行李。實無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

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擊鼓。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承舍利。既下水。卽隨合舟。棹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閣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卽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卽安行。晚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從其兄爲青州幙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缶冰花

宜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徒居餘杭。行視
苕霅陂澤。可爲田者卽市之。遇歲連旱。田園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至矣。
卽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遇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
常凝寒。注湯頰面。旣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
用之。則又成開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
金爲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卽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
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缶
當席。旣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
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缶之後。雖復資用饒給。
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
亦繼入鬼錄。餘資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
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斂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
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

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卽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卽令具軍令狀云。若果如所供。當爲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也。刳成則盡如所言。卽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卽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卽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碁。對手者亦輒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達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某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碁會。觀諸名手對弈。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碁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卽覆前局。旣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

甫觀之。則有一要着。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卽仲甫當携挈累還鄉里。不敢復名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盡着。仲甫卽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卽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贖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弈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碁。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碁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觀官人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着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僥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爲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碁。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碁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爲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卽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銜勒不制。卽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鶴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卽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

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邱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邱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卽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卽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

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中雷神

中雷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響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髻老人。自中雷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酌中雷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酌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旣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

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三

雜記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曰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衣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漢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著書畫頗有精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卽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

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楊復善笛。蓄鐵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觴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吏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卽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旣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旣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遠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是卽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卽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

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淪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煜然。如巖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卽令取油鑪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旣蹤跡數日。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但日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略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筍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卽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士也。旣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卽呼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筍中。出果實數種。旣皆遠方珍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廚十香酒也。酒行。筍中出三大煎鮭。魚尙未

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葦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聞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仙卽炷香前拜。而請其從來。卽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齋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卽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旣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名。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灤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灤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遞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

兩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鋪。鋪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鋪卒給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鬻，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憇樹陰，見灤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卽身在鶴巢，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卽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真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靴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升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真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旣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癩者。我尙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旣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

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齏取盃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難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舉子徐舉盃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盃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難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如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癩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居京師。定歷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卽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

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門下之人宛轉。嘆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爲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塔。而僧退揖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紆公衰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手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爲我達嚴州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蔡革遇三皇閼宮

蔡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革視其神短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革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

徐願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塵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闕宮也。革卽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卽屏居絕慾。專以修真爲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實以布衣被虜。溫待實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僞齊。議未決。實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實由是爲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實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爲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願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啞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孟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卽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卽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旣語所遇。卽復奔逸狂。

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卽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己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旣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碁者問子師爲誰。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卽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卽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旣而火

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卽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騰蹕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尙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鰕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爲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戛。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擗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掉。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嘴叢。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颯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鰕鰻爲給。而鰕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鰕滿中。投以鹽醢。聽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醢之味。漬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醢爲味。以盃孟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燠也。與翻過着。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迸而卒。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蛇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漭灤。霜蟹當時不論錢也。每歲諸郡公廚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都貴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

啖而上有一巨螯。肌體爲糟漿浸漬。亦已透黃。而鬢索鬢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縱之。灤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餓飯

陶安世云。張覲鈴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旣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餓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鏃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卽以手爪爬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至體骨現露。餓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舌皆腫。不能卽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卽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附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墓其子。初至啓殯。致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

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瘞。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爲託之閒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塋。明則致羈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襯。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旣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

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蝻蚌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蝻蚌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矣。

春渚紀聞卷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尹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祈爲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已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闕變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麩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麩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

市也。公卽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麩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卽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麪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卽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擄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麪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旣並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旣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鬲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閒。輒袞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鬲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醢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庄戶。散置膠鬲。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

膠稗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閣。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卽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卽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憩所乘藍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旣久。其子不慧。郡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象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筯撫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於酒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卽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生。願得盲女爲家。旣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爲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爲他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爲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旣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襟。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飲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爲更稽緩爾耶。馬離席隕涕曰。

某去春攜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攜孥就祿。無它故也。公卽呼取大金卮。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卮。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啖索中。適某過澶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卽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卽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躡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卽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沉波

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卽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蓄一貓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貓死。詮晝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貓。償報旣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貓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卽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攜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爲貓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摔志踣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

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爲己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鼻血爲味。汝能爲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雛。窺道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帶纏遶。久之。開視。盂中血凝矣。卽以葱醯。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雛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尙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卽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爲和尚導。卽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卽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卽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卽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口刀問之。婦卽懽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旣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卽書曰。請連粘

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塢。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塢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卽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鱸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鱸爲勳。其操刀者。名之鱸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鱸。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鱸縷一盤爲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卽取具鱸。舉筯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鱸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旣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搯。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攤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漬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卽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旣長果歸胡氏。卒享暈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旣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旣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旣死鬼嘯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禱于子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姝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姝婆者。年六十餘。鬢兩髻。明其尙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卽備春旁舍。或織草履。與縫紉之事。得錢以

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尙在。

孫家呂媪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廚中取食器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疾。卽告其家人曰。爲我髡髮。着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龜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助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以前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以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旣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旣作

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顏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

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弈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於棋。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甌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書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甌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鷗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還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叙刻

定武蘭亭叙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

全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上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工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入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葦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旣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

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爲作一大屏。真近世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眞賞。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筆。□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鷺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旣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雲□堂。每旦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

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羈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錠。俟其夕禱。卽遙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卽懷之。疾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旦熟視其物曰。此白臘耳。非我所獲者。喧譏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卽我超生之兆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

州牒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册官。去碑額上。添鑄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誑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己。有過客執觚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岡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逆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岡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

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鶴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縲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憊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曰。汝尋墓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

然下臨浙江，卽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卽用之。

春渚紀聞卷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坡仙之終

水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旣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

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白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遠一口謁永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永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永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嘗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鬢髯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瞻覽十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歎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卽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旣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繹繼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自我作古。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

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常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醮醮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蓮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糜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趙。姓稱孫姜。閨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旣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閨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絕

遠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鑿終須有鉛。苻帶豈能欄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賊。任見大王。旣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爲鶩。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之。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俸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常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雖待人。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

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三年北國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詆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闔闔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

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陰林希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旣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

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髓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賈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塲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

來年高過。當却惠願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